



## 熙熙

□须建

我家有只小鹦鹉，红顶红尾，浑身翠绿，如同春日枝头最鲜嫩的叶，又似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翡翠精灵，我们为之取名“熙熙”。

熙熙来我家那天，稳稳地站在窗台上。我尝试着向外赶它出去，可它扑腾着翅膀，怎么也不愿飞走。上去捉它，它却出人意料地径直飞到妻子的头顶，找到了稳稳的依靠。询问左邻右舍，没一户人家认领这只小鸟。似乎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！就这样，小家伙在我家安了家，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。

次日，我们满怀欣喜奔赴花鸟市场，为熙熙挑选了一座梦幻般的鸟舍，仿佛一座为它量身定做的童话城堡。此后，又陆续为它添置了五彩的秋千、斑斓的彩球等小玩具，还担心它营养不足，特意购买了墨鱼骨等富含钙质的营养品。见到这些新东西，熙熙兴奋得在鸟笼里上蹿下跳，欢快的叫声此起彼伏。

熙熙十分黏人，每当我们围聚在鸟笼旁，它就化身舞台上的超级明星：用弯弯的长喙，配合灵活矫健的双脚，时而倒挂金钩，时而旋转跳跃，做出一连串令人拍案叫绝的高难度动作，逗得我们捧腹大笑。每次投食，只要轻唤一声“熙熙”，它便如离弦之箭，瞬间扑过来，迫不及待享用美食。最有趣的是，每当为它整理鸟笼物品时，它总会飞速赶来“捣乱”，用尖尖的嘴巴啄我们的手指，还发出急促的叫声，不许触碰它心爱的“宝贝”，活脱脱一个六亲不认的守财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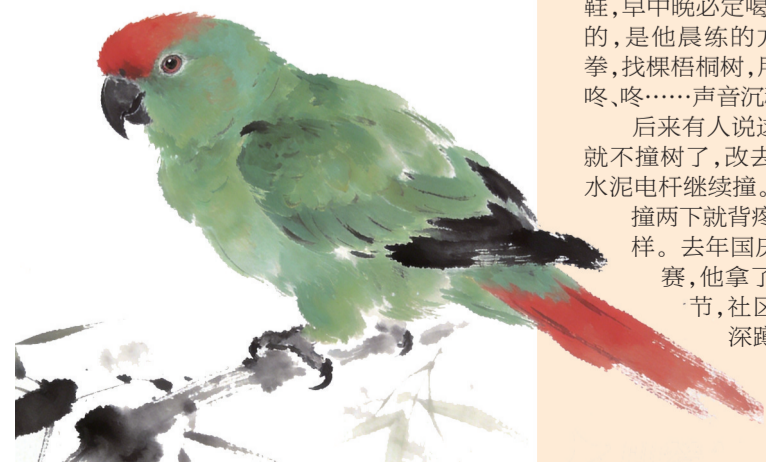
熙熙对修理花枝情有独钟，给它摘取一段花枝，它会用小巧而锋利的嘴巴，小心翼翼将树叶一片片咬下。每完成一片，便歪着脑袋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满脸都是得意劲儿。它对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好奇，但凡瞧见能动的东西，就会忍不住用嘴去探索一番。没过几天，家里几个精致的小铃铛，就被它咬得七零八落。还有一件趣事，悬挂在鸟笼里的墨鱼骨串时常在它头顶晃荡，它竟把这当成来犯之敌，不停地扑腾着翅膀，又啄又抓，瞧它那傻乎乎又憨态可掬的模样，常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。

天气晴朗时，我们会带它出去晒太阳。它站在鸟笼里，享受着温暖的日光浴，悦耳的鸟鸣和可爱的模样，常引来邻居羡慕的目光。在家里，熙熙最喜欢的当然是我妻子，而她也对熙熙宠爱有加，常温柔地抚摸它，轻声细语地和它“交流”。若是哪天没见到熙熙，妻子就像丢了魂似的坐立不安。

每天清晨，熙熙清脆悦耳的啼鸣，宛如一首悠扬的晨曲，轻轻唤醒沉睡中的我们。当我们忙碌于琐事，无暇顾及它时，它也不吵闹，只安静地待在角落，歪着毛茸茸的小脑袋，用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，静静地凝视着我们，乖巧又可爱。

短短几个月，熙熙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，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我们的生活，也因熙熙的到来充满了生机，变得愈发丰富多彩。

（作者系重庆医药高专退休教授）



## 老家的年味

□刘茂平

“红萝卜，蜜蜜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……”唱起这首童谣的时候，我们期盼的年就快到了。每到春节，那些藏在老家的年味便洋溢心底，像窖藏的酒，越藏越醇。

## 1

每年腊八节，母亲便把存放在衣柜的布料拿到张裁缝家，为我们缝制新衣。布料多为青蓝二色，也有一些花布，都是亲戚朋友们逢年过节赠送的。母亲带着我们一帮孩子，让张裁缝逐一量身定做，张裁缝仔细地把尺寸记下来，然后又丈量布料确认，才开始裁剪制衣。

母亲手也巧，帮着锁扣眼、钉扣子，协助张裁缝一起缝衣。我们也会跟着去，缝好的新衣让我们试穿，不合身还要修改。新衣做好后叠好放进衣柜，等到大年初一才换上，算是辞旧迎新。

过年要有年货，母亲早有打算，这种打算从种小春的时候就有了——在田边种胡豆，到了立夏时节，家里就会收获几十斤胡豆，晒干后装进坛子里，一直放到过年。

母亲从江边上背回一袋干净的河沙，把河沙倒进大铁锅，用小火将河沙炒热，再倒入用盐水浸泡过的胡豆，用锅铲慢慢翻炒。等胡豆炒至金黄，发出“啪啪”的炸裂声，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香酥的气味。炒熟后胡豆连同河沙铲进竹筛，将河沙筛回铁锅，再继续翻炒第二锅。在整个春节，这些香酥胡豆一把把地装进我们的口袋里，嘴巴里咀嚼着颗颗香。此外，母亲还会炒花生、炒豌豆，炒红苕干，过年就有了吃不完的零食。

## 2

杀年猪是过年的必备项目。杀猪那天，膀大腰圆的杀猪匠一大早就来到我家，小半天时间，年猪就杀好了。杀好的猪，首先要卸下圆滚滚的猪头，然后大白猪被肢解为一块块新鲜肥厚的猪肉装进箩筐，最后卸下一块带着猪尾的“坐墩肉”。

猪头、猪尾连同其他猪肉一起抹上盐，在大瓦缸里腌制一周左右。腌好的肉一块块洗净，挂在灶台上，猪头和猪尾则另有用处。年三十，父亲把猪头放在院坝里，盖上一堆稻草点燃，不一会儿，猪头就被烧成了暗褐色，院坝里散发着焦糊味。烧好洗净的猪头连同猪尾放进大铁锅里煮熟，捞出放入大瓦钵备用。

除夕，猪头和猪尾就登场了。在堂屋

正中安放好四方桌，父亲端出装着猪头和猪尾的大瓦钵，放在四方桌中间，取来三对香烛，依次点燃插在瓦钵后面的萝卜上。然后，父亲在四方桌旁燃烧纸钱，并朝三炷香烛跪地行礼，嘴里念念有词。礼毕，父亲便让我们去磕头：“给天地祖先磕个头，保佑全家平安顺遂。”我们依次磕完头，父亲在四方桌上摆好酒杯、碗筷，斟上白酒，添上米饭菜肴，“年夜饭要请天地祖先先吃，先吃为敬。”

祭拜祖先为什么要用猪头猪尾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叫有头有尾。祭拜完天地祖先，父亲将猪头和猪尾端进厨房和猪圈，再次点燃香烛，敬灶神和四官菩萨。相传，灶神执掌饮食与平安，四官菩萨专管六畜和财富，他们在民间风俗里举足轻重。仪式结束后，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开始吃年夜饭，年夜饭很丰盛，有猪头肉、鲢子鱼……饭桌上，父亲还要小结一年的收成，说说明年的打算。

## 3

大年初一，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夜半子时，父亲到屋外烧了子时香，在晒坝上点燃一串鞭炮，“啪啪……”宁静的夜晚顿时被唤醒。与此同时，附近院子也响起了鞭炮声。接着，整个乡村都在燃放鞭炮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响彻天际。

天还没亮，父亲就挑着水桶去古井挑水。此时，古井旁早已排起了队，家家都抢着赶在新年的第一时辰挑回“银水”。父亲挑回几挑水，装满了厨房的水缸。这时，母亲已做好包心汤圆，开始下锅煮汤圆。母亲特意在一个汤圆里包上硬币，她说：“吃到这个汤圆就大吉大利。”我们都换上了新衣服，高高兴兴地等待锅中的汤圆浮上来。在我们老家，新年第一餐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，取“团圆”“吉利”之意。老家过年还有一些习俗，大年初一忌说“到头”“完了”等不祥的话；还要忌扫除，家里用过的废水也不能外倒，寓意“财源不外流”。

正吃着汤圆，一帮大人小孩一窝蜂似的冲进大门，见着父母便磕头：“老祖祖，给您拜年啦！”母亲高高兴兴地为拜年的人送上一大把炒胡豆，他们便笑着去下一家拜年了。我觉得拜年有实惠，便走到院子里见到大人就跪下去，双手合十：“给你拜年啦！”对方哈哈大笑：“整反了，您是我老辈子，我给您拜年才是。”当时还年少的我不知道，拜年也是很有讲究的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理事）

## 老黄走了

□陈康明

雨已经淅淅沥沥下了四天。初冬的雨不温柔，带着一股凉意，沉沉地压在心头。整个小区静悄悄的，湿透的梧桐叶落满地，黄灿灿地铺了一路。这时，一个坏消息传来：“3号楼的老黄，走了。”

人们纷纷从楼里出来，顾不上打伞，聚在3号楼门口低声交谈。雨丝斜斜地飘，打湿了大家的衣裳。“怎么会这样？”“昨天一大早，我还见他在撞电杆呢……”大家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
老黄是从乡下来的，七十多岁，身子骨一直硬朗。前年老伴去世后，儿女把他接进了城。刚来时，大家都觉得他有些特别：鸡蛋要用湿纸巾包着烧，说这样更香；吃猪肉肉专挑眼珠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那是父母省给他吃的；三伏天也穿着运动鞋，早中晚必定喝一小盅酒。最引人注意的，是他晨练的方式——不跑步也不打拳，找棵梧桐树，用背一下一下地撞。咚、咚、咚……声音沉稳有力，能传很远。

后来有人说这样影响孩子读书，老黄就不撞树了，改去小区外的空坝子，对着水泥电杆继续撞。有人学他的样子试过，撞两下就背疼得受不了。可老黄不一样。去年国庆节，小区举办手腕比赛，他拿了老年组第一；今年重阳节，社区开展老年人负重比赛，深蹲、卧推、硬拉，三项总成绩他拿了第二。这么好的身体，咋突然就走了呢？

“我不信！”住五楼的老王嗓门最大，“上个月电梯坏了，他帮我扛瓷砖上楼，大气都不喘一口。”

“是啊。”旁边有人接话，“他那身子，活到100岁，我都信。”

大家互相望着，雨水从头发上滴落。直到他大儿子戴着孝出来，大家才安静下来。年轻人眼圈通红，朝大家鞠了一躬。

谜底揭开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不是生病，七月体检还好好的；是早上出去买东西，被车撞了。

人们慢慢散开，三三两两地走着。雨还在下，有人忽然说起老黄的往事：谁家腌菜，他帮忙搬坛子；孩子的球卡树上了，他踮脚帮忙摘下来……那些曾经觉得奇怪的习惯，现在想来却有些可爱——用湿纸巾包鸡蛋是他老家的土方法；只吃猪眼睛，是因为那曾是父母悄悄留给他的爱。

我独自走到空坝子前。那根水泥电杆还立在那里，雨水顺着表面往下流，像蒙着一层泪。恍惚间，好像又听见那“咚咚”的撞击声，沉稳、固执，一下一下，回荡在岁月里。

原来最让人难过的，不是秋叶自然飘零，而是好好挂在枝头的果实突然被风雨打落。老黄这棵从茶园移来的老茶树，终究没能在城里的冬天开出花来。

雨更密了。走出几步，我忍不住回头——电杆静静立在雨幕中，表面被雨水打得深一块浅一块，像老人穿久了的旧衣裳，在风里默然挺立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## 围炉(外一首)

□中明

寒潮卷走最后一片枯叶  
炊烟在暮色中画着弧线  
老人围坐火塘  
旧事在茶香里轻旋  
孙子扔出柑橘核  
逗得猫咪跳上窗台  
尾巴摇成小扇

路边的梅枝斜倚  
雪水在溪石上轻描淡写  
火塘啪啪作响  
似在细数时光的碎片  
岁末的寒深暖意  
新阳爬上柳梢  
像一颗迟到的糖果  
甜了冬日的边缘

## 尾冬

寂静悄然占领了田野  
河水沉默，如镜般映照天光  
年画斑斓，贴满斑驳的木门  
孩子雪塑的兔子  
瞪着澄澈的玻璃眼  
凝望这冬日的童话

老人青竹编的箩筐  
装满未说出的梦  
在墙角低语往昔  
梅香穿过幽深的竹径  
轻拂过每一寸寒意  
阳光温柔，融化窗上的霜花

扫雪声里藏着古老的歌谣  
随风飘散，唤醒沉睡的记忆  
冻僵的树枝轻颤——  
冬天再长，也有尽头  
青痕已悄悄越过山丘  
像一句低语的承诺  
在冰河下悄然流淌  
等待破晓的瞬间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## 催马志从容

——乙巳年除月感怀

□姚代云

时序匆匆，  
倏忽已残冬。  
溪淌波漾粼粼，  
绿酒醉春浓。

闻腊八粥甜，  
氤氲韵香浓。  
承千古功德，  
源远流长翰墨重。

添水熬岁月，  
续柴焜大同。  
冰消雪融，  
暖阳耀星空。

梅笑竹摇曳，  
远黛眺劲松。  
情赋新征程，  
催马志从容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